



文粹卷第七十九

書一摠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吳興姚

鉉

纂

答張九齡書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上宰相書

賀崔相國書

論事於宰相書

上崔相公書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抄遺張九齡奏記繁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  
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  
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  
亦之術以此道也君侯乘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  
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  
行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莫其載  
卑何云伊已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與朝之眾傾心前敵示盡  
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若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山此途

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臨金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百凡勢則附  
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  
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  
而能漆至於合如帝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  
幾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且未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一人相  
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泯中亞道之從已  
延頸而望而至諂親戚下與譽媚賈客以取容請結笑言談生羽翼  
萬事空廣千變難知其間豈有才所失在於無取君侯或棄其所  
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  
曰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之在上君侯為相安  
得些由出其口所以為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  
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眾之舉息彼訛上  
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  
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自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  
匿無光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何問於其類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具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  
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愛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  
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八故  
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忽感時翰喜慰依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  
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  
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  
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  
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夕而自辯近蒙將大擢倍勵焉庸母以推賢進  
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揚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  
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  
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  
屬休特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宗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社二相書

柳冕

冕拜上書相公。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答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新。三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音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詩歌，因詩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道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于西漢楊馬已降，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

淫靡之體。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是一技耳。當時尹子心為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王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具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感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其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平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

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  
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  
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  
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豈  
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  
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  
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  
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  
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兄今獻可替否  
其餘朝廷之常典群司之闕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  
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邪誥  
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  
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  
安用賢者除政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情嫌  
使章弘各施輪轅適其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交惡而皆其

識以狂為言破觚為圓除改出於明庭當其情欲求道行事與  
其可得乎上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  
不官山川倉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  
作不脩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  
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來毛與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  
也且棟傾者止之則屋無厭二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侵冷之患  
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作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政累  
與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盡言誓死躬之盡言須致效極惡之  
人令悉求濕潤美秀沉黑弘寬者為之善其轉適楚園擊方枘欲求  
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  
餒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  
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曰舉以  
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糶實太倉之儲崇節  
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糶殆不得人文幣空

存倉廩不實良由賞罰之典曠女效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  
夫之州口減一萬兵數無三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僅四氣或爽一  
歲無年實負恐投效有虞為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夏  
則資舟難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堯皐之時  
聖上高爰畿縣周察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印權  
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敕符皆云刺史縣令以  
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驚騰於廊廟嫌者沉淪於草莽  
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  
親糜費轉其丙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其傳其將  
營朔衣商復河外之城振旅遑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兀夫也敗樂毅  
乘勝之師謝文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  
此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  
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  
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某齒髮向衰心猶在  
道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不仁  
而得仁其再拜

賀崔相國書

崔德輿

伏惟大乃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  
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  
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觀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  
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張變化  
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堦堦當世長嘆痛哭於  
是乎作伏惟以嘗所感既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  
顧豈逃殼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配帝載良平以謨明  
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邢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  
洎夫張蒼卷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  
賢相抑又次焉至若任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  
下則陶青劉季真若釋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  
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  
有時靈可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

覽炳然之文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  
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文人踐而行  
之守而終之而一宜某再拜

論事以宰相書

李野

凡居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見己道之塞  
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  
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  
女數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  
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怨以為猶可以  
輔政太平雖狂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  
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力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  
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具慎又不能  
顯辯其事乃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怨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  
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自觀之  
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  
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  
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皇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  
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  
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  
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怨苟安於位  
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一事則不明雖他人事則明已  
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  
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自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  
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首夔龍為相大戎新逐三晉馬戰之北無梟鷂狼子是  
宜徵福者爭歸加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眾人之唯唯思有以  
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明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  
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  
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

屬兪兪薛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身房梁公姚梁公  
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竟待哺塞是豈善獨相公是以聞  
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  
有鐵其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  
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且此所以為相公惜是  
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  
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  
可厚誣多士謂無二可與言房宋故事者耶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  
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  
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蓋蒼者七十  
人彼一聖二賢整衣戴冠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  
為聖賢况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春氣待  
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大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事  
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也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  
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魏魏勢湯湯之請平抑其

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為  
平準者邪以鼎寔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耶若輕  
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為章  
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踪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  
長班孟堅之為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  
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  
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  
賜一覽讀恩幸甚幸甚幸甚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  
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裹誠蓄志  
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于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  
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  
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于逆旅思有以效誠于相公者伏念挈餅  
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耶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於縉

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耶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于四而不至于五六即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耶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之時而不能為之者耶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遠楚南轅遠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耶不由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于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于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為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于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于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于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為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于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于是上責成于下

下權歸於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為相也以彌綸為已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如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綺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鈺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為恭事文獻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其所以沃天心而福眾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天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誠心至其所至俾俊乂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為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內矣孔子曰不患實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

完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為房間水巷比宮貞伯子之能  
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善毒每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  
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思  
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遇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  
不可拔矣其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譏  
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  
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進入宿衛太宗曰朕方  
以天下為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  
以天下為言孰非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  
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慮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  
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所開誰一與長閑此某  
其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界來曰元事關  
於日而可賞於口非毀譽空如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  
為邊垣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虜不三  
於亭障者實以朔方之鎮虜不敢東顧自其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

內以過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汗頭目不足  
過也北者女毋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  
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一  
帝閭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刀垂頸祝觴禱死實為節制猶無膠若  
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闕耶今鈞怨者既逐新恩  
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授成策於  
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  
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  
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數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  
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殺之餘遠鄉里別  
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  
必無益財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  
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  
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  
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其所以首

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  
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  
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耶  
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  
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其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  
意而宥其罪其恐懼再拜

文粹卷第七十九

文粹卷第八十上

書二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上周相公書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拍或慮未實萬  
一者有之以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耶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  
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傳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  
州以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終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  
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  
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  
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為事耶自秦漢以  
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  
境矣固可謂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

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旬月不即誅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縕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久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賒走馬曾不虛百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刻革兇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昭耀殊俗後之朝弼不能嗣守我疆我理陷於大幸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綬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僕若臂不

勝力體不安坐則踉蹌立至豈惟汝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旌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拘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口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責富而月驕慢跨廣闊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貴終不少如奔鳥獸附於數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寸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聞警自守弱者奔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却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戰戰朝廷所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戈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誰度支有兼知之名即度有管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賢公之實懷悉皆和采斗粟必欺於文素一

言可致其獲金如此則士卒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  
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  
公亦已垂意矣馬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  
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傳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  
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  
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  
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  
爲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  
優獎否則孛戮已乎此賈生終章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  
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馬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  
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乘皆有心想用與不用也假  
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况漢  
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惟留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慕

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居  
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  
此乃二王受命受殷王專  
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重也之武王至  
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禘祀文武於  
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今之  
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  
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身  
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  
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  
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  
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  
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  
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  
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完羗徵關東兵

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  
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自不當是  
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  
天下不能滅僕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  
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  
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在形勢虛實隨句解  
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覽覽少希鑑采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  
惕之至其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筭畫  
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賜聽覽其大和二年  
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  
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難日徧徵諸  
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

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既  
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主人  
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  
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  
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各令保境不用進  
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  
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年歲破汴  
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  
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  
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  
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  
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郎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  
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申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  
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  
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

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高奉進言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吮沫及父虜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頗弄者議必銷兵維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北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官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

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軍自七十餘年中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博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二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抵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倭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繫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何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

關屬關隘多山井泉可數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空

其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勿有敗負執鶴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  
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  
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及側思一自雪况聰  
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未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  
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  
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懸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  
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  
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六青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  
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高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  
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張山東糧穀  
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積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  
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六河陽要衝積兵所聚盡力攻圍恐  
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大  
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破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  
燕慕容暉大破慕容慕容評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

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見齊王常鎮動州玉壁  
城今絳州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患見  
不誅劉勳終不能取貴豈速擒免生他患耶者北慮纔畢復生上黨  
賴相公公擊并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公以邊猶須轉  
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不能解別生患難  
此亦非細自昔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白兵聞拙速未睹  
巧之父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  
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  
重在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  
與歌虞舜貞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隨裂肝膽為相公之  
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  
淮西凶管黑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  
下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

下士登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翰赫赫濟特之略佐明明聖  
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  
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其解但  
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  
今爲何朝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  
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凶黨  
是天地已弃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  
西兵強不與恒戰兩軍犄角相應此皆腐儒堅子之言不足與相公  
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  
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而  
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遽化者不由三所耳  
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  
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其矣伏計  
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  
完阻兵虐民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立與臨城祇二十里

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兵據州若  
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  
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浪石等緣滑青  
諸道悉會用兵所謂聞聲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  
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資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  
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將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某重  
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軀賀相公昨者  
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  
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郵兩處莫許知聞其  
餘連城惟在感激人其性豈不易畜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  
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享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  
莫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  
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凶賊孰謂不可然則某  
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  
按之士卒有被讎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奮起而謀自歿

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入薦  
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其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  
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其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  
年乃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  
未四年群情所難其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  
不譎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  
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  
相公舉直之旨是其幸得盡三豆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  
此為事先不宣其再拜

文粹卷第八十上

文粹卷第八十

書啓三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兵

上宰相安邊書

上澤潞劉司徒書

上招討宋將軍書

上韓舍人行軍書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  
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  
亦太極造出之智玄黃宜成之心者乎聖人秉五行而允釐作九圍  
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豈鳴  
虺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  
侵踵有長城之徂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  
數言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元蝸蝓魁傑駁奔始圖備胡之術卒復守  
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勇才之雄隘自是鮮黎  
蒸將郭窮荒而寓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儔並

虜殫兵老費仍于時乃交和親之間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罄君  
臣與謀遂有指鐵車舡推酪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收之人  
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有托虜之賊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  
戒嗚呼惟皇唐探璇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餘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  
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陲儒之  
策曰蘇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携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  
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俘太宗玄宗之  
時也厥後內窳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誅去久舊封伊頃迄今有加  
無涼山且召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思且而  
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治之於一  
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復海而西守由純教戎戎區亦  
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可直橫戎所  
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資使制得自專  
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卑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  
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既在諸宮左右  
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為懷不遑復無  
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代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  
而忿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却年矣邊無安期則  
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也將不擇也當  
守者羊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夜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夜之去則冒  
賞而稱庸庸此所謂戎無却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  
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  
於虜濱城適罷而窳窳民未居而囚拘變者却行蒙甲者退趨此  
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勇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  
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奴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  
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  
此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  
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是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  
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  
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勝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用周漢之策

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  
世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爾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  
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探其生五餌之言耶  
為竊以為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廡  
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侔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  
敢以棄同即異四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由北之恩有羈縻之  
文不顧國家曠兵于茲汗命于茲斯者皆蠟腳之取宸旒之虞而屑  
屑狂夫其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以諫之儔俾委輅輶求試屬  
國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上澤路劉司徒書

土拔

今日輕重在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身且與重則里將軍  
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謀賊  
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二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  
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  
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

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心仗忠半夜義  
昧且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替物重寶仰關轅上是以趙一搖燕  
一呼爭來汴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此  
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路為僕射乃作司空亦作司徒爰開丞  
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為將軍止此而  
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  
者上黨是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  
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街尾交結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  
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  
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  
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  
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  
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  
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  
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

子弟一身懸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暴使將軍  
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  
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  
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  
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  
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  
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  
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桑老耆養孤者座下一切  
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卑單諸侯之驕久矣是  
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  
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尋九廟峻中興復  
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第一誅死豈免  
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太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一聖  
當時得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殺伐數  
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  
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日觀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  
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  
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奔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二十餘種  
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數其悲  
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劔死斬死交大者二三咸小或  
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言罪則曰有  
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  
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  
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  
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  
諸葛亮被安交拓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  
必淮饑汴滑以東蝻故無賴輩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要覆則磨寸鐵  
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歸剝我

梁宋天子以錢軍庠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  
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  
節旌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且會聞君幸盜已拔睢陽一城大梁亦板  
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望之待沃厭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  
優遊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  
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別去根源所以延其  
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道負錢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其因  
以藥粉之而疽潰而斃商之家表於韓韓天斃其族而藉其有無且  
二賊醫壽春魯頰上刷毫杜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  
者傷驅人之婦女奪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且將軍受命迄今三  
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軍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臣仙芝所  
為也又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賦劍不謹或伺候  
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亦  
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  
仙芝之行也其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陸

卑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尚望將軍也彼云淺矣苟將軍勳力以  
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身之固去矣夫  
丞相主也刑部以宣烈為名東生殺之機制義賊之略獨在閣下閣  
下可使諸侯盡忠餘竅必誅以快天下之心哉右曰吾猶主降者與  
甘言色目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  
吾將以法令承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器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  
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鬪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  
必躡踵而推捧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  
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  
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  
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甚萬萬也  
脫不如曰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書則兩河不足  
平河遼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

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便擬其旨於閣下夫  
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  
相宜密請勅百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為  
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使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  
諸侯即復出納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為丞相之  
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  
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二期給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  
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便進必於城下此大  
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言匡宣王征子達則八道急攻征公  
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  
吾之法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高隆以二千五  
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  
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  
僕者二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群寇之心歸六萬人  
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以

道速慎出令拔計上而已昔先王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  
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具累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  
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之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  
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  
定實具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  
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  
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  
南為羈旅之魂良苜蓿之實白髮驪駢之騎凋耗已無連醪皮毳  
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  
之不出者有一時去時來徇拜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  
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  
日黃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

入戎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瘕隨之若示戎以之弱生  
姦謀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代虜  
百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必折騰  
重馬無乳畜肥草壯人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漢實  
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選短而攻長至於  
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  
遠自寬已又故夏則散放畜秋乃背寒向喧南來寇抄今出其虛  
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去壯馬護牧北馬恋  
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回一舉而滅矣武帝從  
之及公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而回其最於是  
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畜自屋瀾山澤  
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浩厲漢書曰  
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地有伏兵勸浩止之浩先遣軍是  
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軍前行三日則盡滅之浩深恨之以  
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南之騎酒泉教射之兵較是節誠恐高車  
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  
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儀行軍於絺席之  
上翫冠於掌股之中軌輻懸餅湯沃視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  
合防秋水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為意外貴為上議者  
或云北取點夏今討迴鶻伏以點夏起於別種也為可汗必及英傑  
天時必助取夏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勅況示之以弱  
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法貴諸侯用命年穀豐且孰可以廢  
玄玉於堂上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虛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  
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璫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  
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  
故能羈越臣胡六與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  
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因

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四 總七首

吳興姚

絃

纂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論禮

台王績書

重谷杜君書

論國語

與呂坦州論非國語書

台吳武陵論非國論書

論制詔 台楊河南書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惠車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公為申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重子畢子何庸才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其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去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

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  
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  
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  
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  
三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疑達著此說乃頓達也非一  
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可甘諛而承之者歟觀足下  
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知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  
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使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無迴高躡之意東山道重  
不許太守稱官老來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行不獲如何如何  
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如之所豐煙霞  
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

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已延頸下  
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祗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  
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  
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方唐屈又侯之  
膠漆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睦卒於一來何損家信家  
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匡徒之要訓也其喪  
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世久宴之餘為鈺釋也遲  
更無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口佐吏揚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  
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訓頗曾恭習雖困  
於荒宴猶憶水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  
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縗三年而已至於義服如其半焉  
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兩極紆可均切至  
或殊縗如其半微以具志有何咎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蓋

以所承者重情寄老特非惟親親且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斬衰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小宗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也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一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如何以明庶侯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與逆於古且今可行於今以爲今一封爵頗存古禮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封者為禰一謂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憲可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秘室至如穴心耕耨收獲自休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美利台而家道

之昏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甚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弃婦之義也此道弃妻何述焉苟合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也列之正服以為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倫之源也仇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抑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

之君子當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碣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宮之竒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為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為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替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為長其昔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出其服亦其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於禮之差此則表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必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致以厭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揚方奉口處分借主儉禮論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及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管遺祇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才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法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乎泥乎大道甚者好在而妄言推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至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一動一靜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白故乃挽引彊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虐好恠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其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

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  
令往一通惟少留規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子孟子評有韋  
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  
者豈若是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  
以撫子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為是書非方氏尤甚若  
二子曰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眾則余之  
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  
則德疋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而焉於化并何如哉激乎  
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前人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而博奕  
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其取名譽喜息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  
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  
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  
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

觀其文心朗目舒烟芳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是下以超  
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  
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也其難  
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為病狐  
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日方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言是也  
且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皆斯文殆可取乎夫然一書務  
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在張之以闕誕以兩然誘後生而  
終之以僻是猶用之錦覆陷井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僕故  
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其陋又在黜辱居泥  
塗若蝸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為准其不知  
言而罪我者五只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  
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軍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篋續此  
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一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答楊湖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率三發困憊然為益且溢目弘麗博厚坦夷之明如

黃鍾大玉應五月 藉音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  
古人欣歡駭快詠贊無數其盛甚成根柢本不稱獎飾非且以此  
為雄文至臨盡之累如何如何書曰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  
賦百職也在易曰右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行謨定  
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書章  
而不流漢廷亦六文章爾雅訓辭淳厚其重如是而鄙人亦焉使  
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非薄其敢逃書於多士耶昔  
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後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  
所拘不能不終日而勇退曰此後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方  
為所觀笑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  
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壞衣履文字而猶力不足息不逮雖二益自  
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思了呈閱日以有大朝  
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好生相從以領物不取以  
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別卷第之視然以序引奉  
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作惟伯使夜光射於魚目水為子孫

藏非敢效太冲三者而求玄見安發之之道也及覽鷓鴣之作無非  
逸言也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敵常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在  
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欽述周詩因  
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  
極又德音宥宥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之言需  
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偷揚弘大務極其三則虛美之中又為  
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子負外三丈寓書於柳  
秘書戎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其實如楚越之相  
遠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  
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况之今又遇閣下此作  
素多昧理勿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望也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末有點畫  
但偏傍摸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  
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

重毫設草未得罪非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挹讓周旋之體於鬚眉  
口鼻得喜奴僕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  
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  
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及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多矣中  
郎以豐同曹李丞相將東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  
復每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  
子得篆籀之宗曰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  
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具  
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  
朝之法列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云國萬里家無宿春  
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遠先大馬此志一就必  
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  
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列主人寒天已暮閣燭之下雁公少書  
之重相深筆公未窮體勢備歸奏之曰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  
夫之功業可不之事故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